



末路相逢

晴空蓝兮
QING KONG LAN XI 作品



晴空蓝兮

经典作品珍藏版

蝴蝶季五周年

真情奉献

蝴蝶季经典作品珍藏版

*broken mirror
joined together*



你要的一切 / 我都可以给你 / 就这样待在我身边 /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
谢谢你 / 给了我几乎是万众艳羡的宠爱 / 可是现在 / 我要离开你了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蝴蝶季
经典作品
珍藏版

未路
相逢

晴空蓝兮◎作品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末路相逢/晴空蓝兮著. -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3.1

ISBN 978-7-80173-785-4

I. ①末… II. ①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72115号

末路相逢

作 者	晴空蓝兮
责任编辑	陈杰平
统筹监制	葛宏峰 何亚娟
策划编辑	何亚娟 李 莉
美术编辑	徐燕南
市场推广	刘 菲 吴 序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	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	17印张 270千字
版 次	2013年1月第2版
	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173-785-4
定 价	28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推荐序

看到这篇小说的名字时我心里动了动，末路相逢，脑海里下意识把这四字投映到一段有如繁花璀璨的爱情，犹不知故事内容，然心里已浮现一丝丝缠绵悱恻、荡气回肠的缭绕感，挥之不去。

然后，入眼看到，江允正、林诺，便这两人的名字，也禁不止让人浮想联翩，一人抽出一个字来，可不是“允诺”吗？亦不知是作者的心思巧妙，还是无意间造就的天生一对？

只当联想到这“允诺”二字，已令人会心一笑，情缘一事，修成正果，终能美满者，可不都是你允我诺的吗？

紧接着，所有的情绪心念，无一丝不被这两人带入了故事当中。

江允正不由自主的柔情蜜意之间，犹带一点点欣赏与渴望的距离，还有一点恼其情怯的不甘和负气，这般男子，他的魅力和吸引力便如同晴空海洋一样迷人。

而林诺的天真纯净当中，又掺杂了些微的敏感和骄傲，以及于俗世繁生的一抹懵懂迷糊，如斯女子，却恰恰正能在万波幻变的生活和情缘乍变的痛楚里安然若素。

那字里行间，时而欢快，时而轻愁，时而喜悦，时而忧伤，时而甜蜜，时而微痛得不能遏止。

合卷之时，只觉得，这书的名字取得真是好，末路相逢。

一段弯弯曲曲的情路，原本携手同行，然当行至路途中某处，却慢慢松了对方的手，不是不爱，不是不痛，却只能背道而驰，忧伤难以名状。

人生自有不得不走的转角，还以为，此后世途如陌，此生再无交集。

然而在那样刻意遗忘之后，当孤身一人走到了漫漫长路的尽头时，人与心终于在年龄成熟处面临情缘绝壁，再往前跨一步，便会跌入那潭生活从今五十年不变的止水，却当此时此际，在这难以前进也无法后退的末路终点，竟与曾经挚爱之人相逢而情缘再续。

仿佛这情路之于两人，便是那个回首感顾时方恍然领悟的“中”字。

曾经，他们在路途的中间迷失，各自绕了一个极大的半圆弯子，孤独而迷茫，幸而走到最后，终究还是复归了原路，携手再踏上从前没有走完的下半生。

安宁（《温暖的弦》作者）

目录

楔子 / 7

在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城市里，千万人都能擦肩而过，她却偏偏没有再和他见面。

第一章 / 9

吃苦算不了什么，和他在一起，黄连都可以是甜的。

第二章 / 24

要记住一个人一件事，并不需要太多理由，只看是否是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。

第三章 / 38

即使徐止安先一步与她谈了恋爱，到最后，她仍是走到了江允正的身边。

第四章 / 51

是否自己也在不经意中开始向往着徐止安也能成为那样的人？

第五章 / 64

感情的由来，有时就是这样，根本毫无道理可言，需要的只是那么一瞬间。

第六章 / 78

我只不过是想要让你看清楚，你所要坚持的人和感情，是不是真有那么值得。

第七章 / 92

似乎生活中总有那么一种人，不论做着什么事，总是最好的，总能令人赏心悦目。

第八章 / 106

感情终究只能是二人的世界，凭空多出一人来，便显得混乱而拥挤。

第九章 / 120

林诺，你以并不柔弱的姿态，成功地激起了我的保护欲。

第十章 / 131

有些东西，似乎一旦分隔开来，便像切断了过去未来的所有联系。

第十一章 / 139

如果哪个女人被江允正真心爱上，恐怕也该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了吧。

第十二章 / 151

“可是，在他之后，我恐怕没办法再爱上其他人了。”

第十三章 / 162

“我做事很少后悔。可是现在，我突然觉得当初根本不应该放你走。”

第十四章 / 177

这些扑火的小生命，只为了那一点点不切实际的温暖与光亮，究竟是愚蠢抑或是勇敢？

第十五章 / 192

曾经也热恋过甜蜜过，如今却只是相对坐着，不温不火的平静，聊些无关痛痒的话题。

第十六章 / 206

此刻才知道，原来那时还不够痛，只因为那时还没有失去。

第十七章 / 221

原来歌词里唱得没错，狭路相逢，终不能幸免。

第十八章 / 238

她想念他，其他什么都不想计较，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，只在今夜不顾一切。

第十九章 / 251

兜兜转转之后才不得不承认，确实，再也没人可以替代她。

尾声 / 265

仿佛，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。

楔子

在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城里，千万人都能擦肩而过，她却偏偏没有再和他见面。

林诺刚刚进门，电视里苦情女主角的哭泣声便开始冲击耳膜，她头也不抬，一边弯腰换鞋，一边问：“纸巾够不够用？”调侃的意味明显。

果然，沙发上正以面巾纸擦拭眼角的年轻女孩子不满地嘟囔：“知道你心硬，但也别一进来就破坏人家情绪。”

林诺笑了笑，工作一整天着实有些累，重重倒进柔软的沙发，她半眯着眼，瞥着屏幕上俊男美女大演对手戏，面孔都很熟。

也难怪，换来换去，也无非就是那几个出名演员，他们演起八点档的戏码来，会不会终有一天也觉得厌烦？

过了几分钟，插播广告，林诺将腿一伸，踢踢许妙声的屁股，打着商量：“换台吧，听听新闻。”

“现在哪有新闻？”

“晚间新闻。”

“不行。”许妙声不肯，把一团纸巾丢进垃圾桶，一手牢牢掌握遥控器，微红的美目望过来，“这部剧正热播，和普通低俗的言情剧不一样。”颇有点说服引诱的味道。

林诺手一摆：“别白费力气，我没兴趣。”又躺了躺，索性站起身，“叫我看这个，不如回去睡觉。”说着，真的拖沓着脚步往卧室走。

许妙声在身后愤愤道：“我看你这女人，压根就不相信爱情。”

她回头，笑眯眯地说：“NO！我只认为，这世上绝大多数的爱情，都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。”

缠绵悱恻，高潮迭起，然而无论历经多少苦难，最终总能修成正果，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。这是艺术加工过的作品，而非真实的生活，因为它过于完美，犹显得无趣。

“你认为——”许妙声拖长了声音，“那么你说，真正的爱情，应该是怎样的？”林诺一怔，似乎真的偏过头仔细想了想。

有一刹那，有些微的波澜，搅动如古井般沉静的一颗心，可最终，她还是眼神平静地摇了摇头。

许妙声却是精明人，林诺短暂的恍惚落在她的眼里，立刻觉出其中有文章，于是不动声色地追问：“阿诺，有没有爱过什么人？”

其实，对于答案，她也没抱太大希望。二人相识两年多，同租一套房，林诺身边从未出现过固定的男朋友。在如今快节奏的社会里，或许，是真的没有时间让人充分享受一段恋爱，又或许，林诺是有过爱人的，只不过，在许妙声的眼里，她是个将个人隐私收得很好的人。

那么，倘若真是刻骨铭心，又怎会轻易说与人听？

谁知，林诺只是轻轻一挑眉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当然。”

当然爱过，所以态度坦诚。

而且，正因为深刻，所以连刻意隐瞒都仿佛是对它的一种侮辱。

许妙声的眼神瞬间一亮：“是谁？那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林诺却温和地笑笑，转身回了卧室。

露台之上，月光洁白得不可思议。

林诺趴在栏杆上，初夏微热的气息从面上拂过。

其实那个人，这些年来，一直与她站在同一片天空之下，她抬头看见的白月光，他一仰头便也能够看见。可是，在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城市里，千万人都能擦肩而过，她却偏偏没有再和他见面。

恰如当初分别时，他说，如果你真的决定了，那么，今后我们不会再见。

往日的记忆，被时光打磨，难免逐渐模糊。很多时候，因为忙碌，她也以为自己已经将他淡忘。可是，当他再度被人提起时，她却发现，不论隔了多久，他在逆光中的侧影依旧清晰如昨日。

第一章

吃苦算不了什么，和他在一起，黄连都可以是甜的。

二十一岁的林诺，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还是选择了放弃考研，毅然加入找工作的大军之中。

全家人对于她的举动，无一不表示难以理解和不赞同，可是，没办法，林家唯一的女儿，虽然一向乖巧，但是从来都有自己的主意，决定了的事，便无转圜余地。

所幸，林家的家长也一贯开明民主，劝说一番未果后，林父最终也只是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自己的前途，自己把握吧。希望将来你不要后悔。”

林诺何尝不知道学历的重要，点点头：“知道。”

暑假结束回到学校后，她去找徐止安，在楼下阿姨那里登记了名字，便一路小跑上了五楼，敲开 512 的门。

她扶着门框，有些气喘，额头上覆着薄薄的汗水，眼睛里也是亮闪闪的。

徐止安正在桌前看书，回过头来看她，有些吃惊，挑起好看的眉梢，问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刚刚。”

“怎么都没通知我去接你？”

“行李又不多。”她不在乎地挥手，走过去，微笑，“我不考研了。”

徐止安习惯性地拉过她的手：“哦？你爸妈同意？”

“嗯。”虽然，说服他们颇费了一番气力。

“还是吃不得苦吧。”他笑她。

她一撇唇，心想，我这样子究竟是为什么，居然你到现在还不懂？可是嘴上却不辩驳，只是一皱眉，摸着肚子哀哀道：“好饿哦，你请我吃饭！”

“没问题。”徐止安关了电脑屏幕，一把揽住她，走出寝室。

他的手臂随意地挽住她的肩头，两人俱是身型修长挺拔，容貌出众，相携而行，便是校园里的一道风景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徐止安去排队买饭，林诺占住一张桌子，就这么远远望着，人群里的他穿着最普通的白衬衣，牛仔裤也早已洗得微微泛白，可是，正是这样的他，高瘦而英挺，抿着的嘴角隐隐带着些许傲气，排在队伍之中，即使只露出一个侧面，也足以显得卓尔不群。

难怪，有那么多人羡慕她，也有更多的人，私下认为她和他当真是最般配的校园情侣。

“发什么呆？不是饿了吗？”徐止安端着饭菜回来，便看见林诺在愣愣地出神。

“这辣椒炒肉里的肉，怎么还是那么少？”林诺拿起筷子，嘟囔，“一个暑假过去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！还有这排骨，就两块，也太小气了吧！”

她是典型的无肉不欢，虽然饿着，但此时也不免有些败兴。徐止安本来已经端着碗筷，眼见她神色恹恹，不由得掏出饭卡，说：“要不，我再去打两份来？”说着就要起身。

林诺连忙拦住：“算了，别浪费。”又摇了摇头，笑道，“在家吃得好，一时没适应过来。”

她低下头，开始吃饭，徐止安捏着半旧的饭卡，半晌，终于将它揣回口袋。

晚上，寝室里的人问：“林诺，你真的不打算考研了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可是，你成绩那么好，不继续读不觉得可惜？”

她梳着头发，笑：“无所谓，反正我胸无大志，又不打算当女博士什么的。”

另一个女生插嘴道：“是啊是啊，你的终极理想是相夫教子嘛。”

这么一说，众人再度露出怒其不争的表情，林诺见怪不怪，也不理她们。

谁能贬低这种理想和愿望？纵使是在新新时代，女人都争强好胜的时期，她也有权选择做一个最安分传统的人。与相爱的人守在一起，至少在现在的她看来，是件十分令人满足的事。

一个假期不见，六个女生聚在一起显然有很多话题可聊，林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，风扇里吹出微热的风，呼呼地掀动发丝。

这个城市近年有演变成火炉的趋势，九月的夜晚，仍旧闷热得很。

最后不知怎么的，话题转了一圈，又回到她身上。下铺的李梦突然问：“徐止安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”

林诺随口道：“还没那么快吧，才几月呢。招聘会不是要到十一过后才开始吗？”

对面床的许思思却说：“不对吧，我怎么听说他暑假去应聘了一家大公司，还在里面实习了一阵呢。”

林诺一听，愣了愣：“……他没告诉过我。”语气平淡，小小的疑惑却在心底发芽。

许思思又说：“你们俩毕业后，是不是打算夫唱妇随？如果他没找到 C 城的工作，你也要和他去外面闯荡了？”

林诺低低“嗯”了声，却明显心不在焉起来。

人人都知道，土木系的徐止安，作为院学生会会长，成绩优秀，多才多艺，深得教授们的喜爱，也因为出色的外表，而引来许多女生的打听和倾慕。可是，他的家境并不算好，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贫寒，这一点，也是林诺与他深接触之后，才知道的。

平日里的他，虽然不穿名牌，却时刻保持干净整洁。林诺甚至从没见过哪个男生会像徐止安一样讲卫生，在他的身上，永远只有好闻的香皂味，即使偶

尔打了篮球回来，也绝对不会像其他男生，满身臭汗，活像从水里捞过一样。

虽然父母都已经下了岗，徐止安在整个大学四年里却没有领过一次助学金，走在同龄人中，仍旧是清俊高贵的样子，好看的嘴角总是微微抿着，露出坚韧的弧度，还带着那么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傲然。

或许，林诺正是被他这样干净的气质所吸引。

即使，后来才发现徐止安的骨子里其实是十分敏感脆弱的，可两人也还是平平稳稳谈了两年多的恋爱。这一回，林诺甚至连考研都放弃了，只为和他能够共进共退。在她看来，就算要从头打拼事业，也无所谓，吃苦算不了什么，和他在一起，黄连都可以是甜的。

在感情上，林诺并不是花心贪玩的人，虽然到了大四，很多情侣都因为种种原因分道扬镳，可是她就认定了徐止安，她觉得，他应该就是那个能和自己过下去的人。

然而现在，正是这样一个人，却似乎将工作这种大事瞒着她。暑假里，明明时常通电话，可他却只字未提，害她在同寝室好友的询问中，像个不知情的傻瓜。

夜色渐深沉。

寝室里众人的呼吸均匀下来，空气里隐约浮动着燥热的因子。

第二天，面对林诺，徐止安面色如常地点头承认。

“八月下旬找的，只实习了半个月不到。”

“为什么从没告诉我？”林诺虽然有些不满，语气仍是温和的，“哪家公司？”

“融江集团。”

林诺吃惊，实在因为这个名号太响亮。

“实习之后呢？可不可以继续留下来？”她不禁又问。能够进入这家公司，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啊。

徐止安的神色却依然平淡，低眉看着书，只是说：“不清楚，过一阵才会

有消息。”

他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，让原本还在惊讶兴奋的林诺渐渐冷却了情绪。其实，她不信他心里会不着急，相处这么久，她太了解他的性格。

果然，一个礼拜后，当徐止安在女生宿舍楼下告诉她，他被融江集团签下时，一向疏淡矜持的脸上，也不免显出些许骄傲与兴奋，与那日的平静冷谈判若两人。

林诺只是笑了笑。

他就是这样，在有万全的把握之前，从来不肯急着炫耀，甚至连一丝期待都不会表露于人前。

当晚，他们出去庆祝。

一向不喜欢热闹的徐止安，竟然破天荒地邀约了五六个朋友，男男女女凑在一起，坐在校外的店里喝酒吃菜。

小店里，灯光明亮，林诺偶尔转过头，徐止安就坐在她旁边，侧脸清俊。不知是不是酒精的缘故，此刻的他，眉眼飞扬，意气风发。

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吧。以大四学生的身份，签下一家知名集团，消息传出去，该让多少人露出羡慕的眼光？又能让多少像他一样境况的学生扬眉吐气？

最后，大家都喝得有点多了，这才结账离开。

徐止安的脚步也有些虚浮，虽然维持着一贯自持的姿态，可那张俊朗的脸上的神采，却在月光下无所隐藏。

他拉着林诺的手，宽厚的掌心热热的，漫步到宿舍楼下，林诺抬起亮晶晶的眼睛看他。

“总算定下来了。”他说，声音清朗，“诺诺，你也争取进融江吧。”

林诺扑哧一笑：“又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样优秀。融江是说进就能进的吗？”

徐止安却摇头：“一定要争取！我们两个一起进去工作，再努力几年，以后买房买车，都不是梦想。”

其实，林诺的父母早说过，将来如果要买房，家里可以给予金钱上的支持。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儿，他们自然不会放任她吃苦受累而不管不顾。

可是，林诺知道，徐止安是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，即使是一片好意。况且，离共同生活似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因此，她从来没提过这件事。

如今徐止安突然说起，明亮深黑的眼睛里充盈着对未来的期许，一反平日内敛的常态，看得出，是真心实意在为他们的将来打算。她不由得心中一动，踮起脚，主动吻了吻他的嘴角。

“好啊。”她笑着说，“如果融江今年还有招人的话，我就去试试。”然后，她看见徐止安满意的笑容。

道路一侧高大的梧桐树直立着，树影幽暗，他们藏在阴影里，柔和地拥吻。

如果日后真能共事，一起为共同的未来打拼，将是何其的幸运！

日子很快地滑过去，大四的时光似乎比以往的三年都更加容易流逝。

过了国庆，天气乍凉，仿佛那七天就是一个分水岭，秋意陡然降临，习习凉风吹过，一扫之前的晦涩闷热。

周四的下午，林诺翘了两节课，与爸妈一起去郊外山上的公共墓地。

祖父前些年去世，就葬在那里，位置是请风水大师看过的，据说是整片公墓中的福地。其实，林诺自己是不信这些的，人死如灯灭，倘若在生前不能好好享受，死后即便是住起了皇陵，又有什么意义？

可是爸妈不同，甚至家里一众长辈一个个似乎都颇迷信，花了很高的价钱，买下了这块墓址，将早逝的祖母骨灰一并迁入，合葬。

林诺一家抵达的时候，几位叔伯姑姑已经摆好了香烛瓜果。

照例是轮番上香，林诺跟随爸妈在平整的大理石台上跪下来，烟雾在鼻端缭绕，她闭上眼睛，心里念念有词，报平安，求保佑。

身后传来小姑娘低低的啜泣声，林诺暗暗叹了口气，乖巧地磕头。

即便是平时再淡漠的人，在这种严肃又悲伤的气氛里，也难免被感染上伤

感的情绪，更何况，林诺与祖父母仍是很有感情的，因此，等她站起身的时候，眼眶也微微泛红。

烧完纸，又等了一会儿，大家才把东西一一收拾起来，清理了台面，准备下山。

林诺刻意落后了两步，林母回头看了看她，却什么都没说，跟着丈夫一行继续往前走。

这是林诺的习惯，每一回扫墓，她总是拖到最后才离开。

也不知为什么，只要当着众人的面，上香的时候她便从来都是一声不出的，仿佛喉咙被卡住，只能在心里默念。可是，据说这样，往生的人是听不见的。

所以，等到大家都走远了，她才重新跪下来。

“爷爷、奶奶，”她脸色平静地盯着墓碑上的两张照片，微微笑道，“请你们保佑大家，一定要平安幸福。”顿了顿，又笑，“尤其是我哟。”

这一刻闭上眼，仿佛就能见到小时候围绕在他们膝下的场景，作为最受宠的孙子辈，这样小小的撒娇，已经成了一种习惯。

不能多作耽搁，林诺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，正要离开。可是，只是不经意地一转头，便不禁微微怔住。

这是一个有着淡淡阴霾的天气，阳光早已不见了多时，一眼望去，身后的远山泛着浓重的墨色，那样的安静，就如同眼前这一大片整齐的墓地，白的灰的，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喧闹的气息，就连香火味也飘散在空中，渺无踪迹。

林诺微怔的视线所及处，是一个男人。

很年轻的一道身影，不知何时，就立在离她不远的斜前方，面对着另一座墓碑，乌黑的短发，修长的侧影清俊消瘦。

其实，林诺自己也有些诧异，立刻回过神来，却仍旧迟迟不能移开目光。

她不认识他，来了这么多次，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男人。可是，今天在她独自与祖父母说完话之后，他便突然出现在这里，手上没拿什么东西，只是

一身黑色的西装，静静站在凉意渐生的秋风中，额前的发丝似乎在微微摆动。林诺看着他的侧影，空气中仿佛都是肃杀和萧索。

良久，她才收回视线，绕着另一条道，往上走去。

到了平坦的行道上，她其实很想再回头看一眼，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不应该被人打扰到他们的追思与怀念。

下山的时候，坐着大伯开的商务车，林诺将脸转向窗外。

绿树成荫，一节节迅速向后退去，天空中飘浮着淡淡的云，薄阴。

突然，后面有车超上来，飞快的速度，林诺来不及反应，纯黑的车体已经“刷”地一下从眼前闪过。

前方是弯道，那车也只是尾灯稍闪，便利落地消失于拐角。

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天色已晚，暮霭沉沉。

林诺从大伯的车上跳下来，眼光随意一转，便意外地捕捉到一抹熟悉的身影。

彼时校门口的公交车站上有些拥挤，一辆稍嫌破旧的公交车刚刚驶走，浓浓的尾气飘散在空气中。从车上下来很多人，林诺便在人群中一眼望见了徐止安。

他似乎总是这么惹眼，随随便便地站在那里，却有着令人难以忽视的存在感。

至少，在林诺眼里总是这样的。

她三步两步走过去，这时的徐止安已经背过身走向校门口，她恶作剧般悄无声息地蹭到他身后，然后举高手臂重重往那瘦削的肩头一拍：“嘿！”大叫一声。

徐止安显然吓了一跳，回过头时，一张脸上惊疑未定。等到看清面前那张笑意盎然的脸时，这才缓过神来，表情颇有些无奈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！”林诺顺手挽了他的胳膊，心里却觉得好笑，大概全